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Jindai Xinjiang
Shishi Shulun

杨 策 著

近代新疆史事述论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杨 策 著

近代新疆史事述论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新疆史事述论/杨策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81108-453-5

I. 近… II. 杨… III. 新疆—地方史—近代—文集
IV. K29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4555 号

近代新疆史事述论

作 者 杨 策

责任编辑 张 山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8.875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453-5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央民族大学“十五”“211工程”学术出版物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 理

副主任委员：郭卫平

委 员：王锺翰 施正一 牟钟鉴 戴庆厦 杨圣敏 文日焕
刘永佶 李魁正 朱雄全 宋才发 冯金朝 邓小飞

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任：杨圣敏

副主任：张海洋

委 员：

邵献书 白振声 黄有福 徐万邦 包智明
王建民 王庆仁 陈长平 潘 蛟 丁 宏



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总序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世纪90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文集《民族研究论文集》（1981—1993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政治运动的干扰，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因

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设。

为此，我们认为需要长期坚持两个方面的工作：一、积极了解和借鉴国外学者有关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翻译、介绍国外一些经典的名著，又要随时掌握国外研究的动向，将其最新的代表性作品翻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和同行。二、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继承我院 50 年来的传统，坚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实际，加强实地调查，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的总结，为建立独树一帜的、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理论而努力。

我们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并且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我们的教材。因此，我们于 2000 年成立了“民族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目的是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为基础，系统地编辑出版民族学专业的教材和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的专著、调查报告和论文。

编委会将重点支持以下内容的教材和著作：

1. 民族学专业主干课和紧缺的必修课教材。
2. 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的专题研究著作。
3. 国外民族学名著或前沿理论与方法的译著。
4. 有重要学术资料价值且规范的田野调查报告。
5. 本院教师实证性研究的论文集。

我们要求教材的编写者，应具有多年讲授该课程的资历，并且发表过有关的研究论文。我们要求丛书中的教材和论著应参考并引用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编委会将不资助缺乏实证基础的、纯理论著作的出版。

我们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本套丛书能够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50 年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中国民族学在国际学术界中较高地位的确立做出贡献。

目 录

第一编 近代新疆的几个中俄不平等条约	(1)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西北边界和沙俄的侵蚀扩张	(1)
二、《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和《中俄塔尔巴哈台赔偿条约》	(6)
(一) 鸦片战争后沙俄加紧武装蚕食中国西北边疆	(6)
(二)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	(9)
(三) 《中俄塔尔巴哈台赔偿条约》	(16)
三、《中俄北京条约》有关西部疆界的不平等条款	(27)
(一) 《中俄北京条约》关于西部“划界”条款的产生	(27)
(二) 勘分西界的中俄塔城谈判和俄方片面中断会谈	(34)
四、《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有关的三个勘界子约	(39)
(一) 塔城谈判中断后沙俄向中国西北边疆的入侵挑衅活动	(39)
(二) 塔城谈判的恢复和再次被中断	(46)
(三)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	(50)
(四)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三个子约和沙俄在实地勘界中的侵占活动	(59)
五、《中俄伊犁条约》及其专条, 几个据此订立的勘界议定书	(64)
(一) 沙俄出兵强占伊犁	(64)
(二) 收回伊犁的第一次中俄谈判, 崇厚擅订《交收	

伊犁条约》	(69)
(三) 收回伊犁的第二次中俄谈判,《中俄伊犁条约》 (《改订条约》)的签订	(76)
(四)《中俄伊犁条约》的严重恶果	(84)
六、《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和俄、英私分中国	
(1) 帕米尔	(97)
(1) (一)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沙俄开始入侵中国 帕米尔地区	(97)
(2) (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沙俄割占中国 帕米尔北部地区	(101)
(3) 沙俄违约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	(103)
(4) 中俄关于帕米尔的划界谈判和俄、英私分 中国帕米尔地区	(106)
第二编 同光年间的新疆危机	(115)
一、近代新疆的第一次危机	(115)
(一) 分裂割据、混战动乱局面的出现	(115)
(二) 浩罕汗国阿古柏入侵新疆	(121)
(三) 英、俄争夺阿古柏,沙俄出兵强占伊犁	(129)
二、清政府内部弃复新疆的争论	(134)
(一) 所谓海防与塞防之争	(134)
(二) 李鸿章主张停兵移饷、捐弃新疆	(142)
(三) 左宗棠力主规复新疆,海、塞并重	(149)
(四) 清廷的决断	(154)
三、清政府规复新疆	(156)
(一) 左宗棠筹办西征	(156)
(二) 清军讨伐阿古柏,清政府内部弃取新疆 之争	(163)
(三) 收回伊犁之争,伊犁的收回	(171)

第三编 从辛亥革命到和平解放的新疆·····	(181)
一、新疆的“光复”和杨增新主政新疆·····	(181)
二、杨增新“统一”全疆，新疆各族军民的反侵略 斗争·····	(188)
三、杨增新的对外交涉和在俄国内战时期的不干涉 主义·····	(201)
四、白俄窜扰新疆及其覆灭·····	(210)
五、杨增新的内政举措和樊耀南的七七政变·····	(216)
六、反对金树仁统治的武装暴动和马仲英逐鹿新疆·····	(225)
七、全疆战乱与四一二政变，土耳其主义分裂活动 的被粉碎·····	(232)
八、盛世才的政治投机和血腥统治·····	(240)
九、国民党对新疆的直接统治，三区革命·····	(249)
十、新疆联合政府的成立和破裂·····	(257)
十一、和平解放新疆·····	(268)

第一编

近代新疆的几个中俄不平等条约

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久为外国扩张主义所垂涎。特别是以掠夺他国领地为特征的沙皇俄国，随着它向东方和向中亚的疯狂扩张，魔手直指我国东北、北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在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沙俄通过逼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侵吞我国领土达 150 多万平方公里。其中，原属新疆的即占三分之一以上。

本编就沙俄逼签有关新疆的几个不平等条约，割占我国新疆领土的历史过程，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西北边界 和沙俄的侵蚀扩张

新疆，古称西域，位于我国西北边疆。在我国历史上，西域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泛指我国西北边疆及其以西的国家、民族、地区；一是指从西汉以来由我国政府管辖的我国西北边疆，其范围包括现今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巴尔喀什湖一带广大地区。后者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西域，就是祖国西边的疆域。

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这里居住的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同祖国内地发生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是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远在两千多年以前的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 60 年），中央王朝就在西

域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等行政机构，进行统治管辖，西域正式统一于中国版图。从此以后，西域就一直在中国中央王朝和地方政权的管辖之下。历代在西域的统治机构和隶属关系即使有所演变，也丝毫没有改变西域作为祖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新疆这一名称是从清代才开始出现的。明末清初，我国准噶尔部贵族在西域建立了割据政权，随后又发动了叛乱。清朝政府先后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重新统一了西北边疆。乾隆皇帝为了宣扬这件“武功”，遂把西域又称作“新疆”。所谓“新疆”，绝没有是中国的“新的边疆”、“新的疆域”等等含义。乾隆皇帝早在清军向准噶尔进军时就说：“汉时西陲塞地极广”，天山南北“皆曾屯戍”，“唐初都护开府，扩地及西北边”，^①表明他充分了解西域早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的历史事实。因此，我国在使用“新疆”这一名称的同时，也仍然大量使用“西域”这一古老名称。无疑地，“新疆”与“西域”是同义语。

清政府重新统一西北边疆后，按照地方行政区划，把西北边疆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建立两个由中央政府直辖的行政区。北部，额尔齐斯河以北以东，也即现今的阿尔泰地区（吉木乃县不在内），以及唐努乌梁海的一部分，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属下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南部，额尔齐斯河以西以南，以及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直至帕米尔地区，归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管辖。这一部分，即自古称作西域、后又称新疆的广大地区。

我国的西北疆界，在清朝直至 19 世纪 40 年代以前是明确的。大量的官方文书和史地著作，都有详尽的记载。

在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管辖下的北部边界，东起沙宾达巴哈（在前苏联图瓦自治省的西北，仍沿用此名），西至额尔齐斯河，到铿格尔图喇（今哈萨克斯坦的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

^① 《清高宗实录》，第 482 卷，第 19 页。

克)。这段边界的北面和西面,都与沙皇俄国交界。这一段中俄边界,是沙俄在18世纪中叶逐步侵占了托木斯克以南原属中国准噶尔部的辖地后才形成的。

俄国本来是一个东欧的内陆小国。15世纪末、16世纪初,俄罗斯才形成一个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16世纪下半叶,俄国越过欧亚交界的乌拉尔山,向东方扩张,一百多年中,扩张势力一直伸展到太平洋沿岸。在这期间,沙俄侵略者越过外兴安岭,先后入侵到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我国境内,遭到我国各族军民的坚决抗击。1689年9月,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即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规定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包括库页岛,均为中国领土。中国方面把贝加尔湖以东到尼布楚一带原属中国的土地让给俄国。1727年9月,中俄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以恰克图为中心,向东到额尔古纳河,向西至沙宾达巴哈的中俄两国中段边界。“根据这一条约,使中国割让了边境上有利的地带,而俄国获得了以前未曾领有过的土地。”^①

至于沙宾达巴哈以西,当时中国与沙俄并不接壤,不发生边界问题。18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叛乱之后,将沙宾达巴哈至额尔齐斯河上游之间的广大地区,划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所属唐努乌梁海和科布多管辖。沙俄大肆制造中国要向中亚“扩张”和“威胁”俄国“安全”的舆论,并于1759年由塞米巴拉金斯克起,向东北延伸,建立了一条堡垒线,1762年又改为从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起,向北到白河西岸的克雷完工场,又向东北,经比斯克到库兹涅茨克(前苏联斯大林斯克),建立堡垒线。沙俄采取种种蚕食手段,侵入了我国自沙宾达巴哈至额尔齐斯河之间的唐

①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法文版,第219页。

努乌梁海、科布多地区，形成了这一段的中俄边界。

这段中俄边界的走向，从沙宾达巴哈往西北，中俄交界点在唐努乌梁海境内北流的阿穆哈河（前苏联阿巴根河）和察罕米哈尔河（前苏联切罕河）汇合处的北端。由此往西，至阿勒坦河（中国唐努乌梁海境向北流，前苏联毕雅河）和哈屯河（中国科布多境向北流）的汇合处（二水合流后，即为鄂毕河）比斯克的西北交界。从比斯克起，转向西南，以察拉斯河（前苏联恰雷什河）的支流白河为界。从白河向西南，到达额尔齐斯河，在铿格尔图喇（今哈萨克斯坦的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交界。

归伊犁将军管辖的我国西北边疆的西部疆界在巴尔喀什湖。漫长的西部边界，延经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三个地区。

在塔尔巴哈台地区，清代中国的边界走向是，从铿格尔图喇跨额尔齐斯河往西南，越过喀尔满岭（又称喀拉玛岭，即前苏联境内的喀尔宾山，为额尔齐斯河支流布昆河——前苏联布康河、楚克里克河——前苏联科克佩克特河与察尔河——前苏联恰尔河的分水岭），沿爱古斯河（前苏联阿亚古斯河）顺向西南，到巴尔喀什湖的北岸。

伊犁地区边界的走向是，从巴尔喀什湖北岸沿湖向西南延伸，包伊尔该图山，过吹河（今楚河）中游，向西南，到塔拉斯河（前苏联境内，仍沿用旧名）的西端，再东南沿塔拉斯（前苏联江布尔）西南的哈喇布拉岭、库穆什山到额得墨克岭，至岭之东部，然后向南至纳林河，逾河接喀什噶尔界，西则为浩罕地。

喀什噶尔地区的边界走向是，逾纳林河往南，又往西南过珠木罕（珠穆翰）、亮噶尔以西、鄂斯（前苏联奥什或奥希）以东，往南顺山势过克则勒河，再转向西，顺后阿赖岭，直往南至葱岭（今帕米尔），接和什库珠克帕米尔西界至拉克沙（今塔吉克斯坦东部巴尔唐河上游的鲁赫赤）后，往南以萨雷兹帕米尔与罗善部落交界的巴尔唐（界外，今塔吉克斯坦东部巴尔唐河下游巴尔唐

左右地)为界,然后顺势从北而南至伊什喀森(今阿富汗伊什卡施姆)以东,与喷赤河相切后即沿河东向,顺帕米尔河至抢库尔,折向东南至波咱拱拜,由此往南接瓦罕苏河,东向至倭海及蕊达坂,再转南延至明铁盖山口,后顺喀喇昆仑山至星峡达坂后接我国西藏界线。

处于塔尔巴哈台、伊犁两个地区边外的,都是哈萨克部落,直到18世纪末叶,沙俄在中亚扩张到乌拉尔河和额尔齐斯河中游,距离中国的西部疆界,还隔着一个广阔的哈萨克斯坦大草原。沙俄侵略者不断深入哈萨克草原,修建军事堡垒,并把它们连结成堡垒线,从而把哈萨克的大片土地和牧场圈入了俄国的版图。同时,又用武力威胁和欺骗拉拢等手段,诱迫哈萨克部落上层归附俄国。19世纪20年代,沙俄加紧了吞并哈萨克斯坦的步伐,实行军事殖民统治。哈萨克的部分汗政权相继被废除,部落组织被沙俄设立的区、乡所代替。后来,沙俄把小玉兹(亦称小帐、西哈萨克、西部)、中玉兹(亦称中帐、东哈萨克、左部)相继划归西西伯利亚总督和奥伦堡总督管辖,正式侵吞了哈萨克斯坦。沙俄还在临近中国西部边界地区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的所谓“外围州”,有的外围州已经逐渐逼近我国的边界地区。

接着,沙俄开始对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侵蚀。沙俄派遣军队深入中国领土,企图建立侵略据点,派遣间谍到中国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分裂活动,秘密测绘地图、盗窃情报等等。沙皇政府于1831年12月、1832年1月,两次召开专门会议,决定仍然继续遵循以前的“渐进行动”和“审慎行事”的原则,即“一步一步地逐渐占有据点,移入武装居民和建立防卫线;在防卫线上逐渐准备继续前进活动的工具和物质材料”,^①蚕食中国领土。为此,沙俄继续在楚克里克河、爱古斯河中国边

^① 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中译本,第167页。

界附近驻扎军队，并在临近中国西部边境地区先后建立阿亚古斯（1831年）和科克佩克特（1839年）两个外围州。1838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沙俄将其西西伯利亚总督的驻地由托博尔斯克向东南移到了鄂木斯克。

这样，在鸦片战争前，即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沙俄的侵略势力已经扩张到了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楚克里克河、爱古斯河和勒布什河。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我国铨格尔图喇以西的新疆地区同沙皇俄国之间，才产生了由于它的入侵而造成的边界问题。

处于喀什噶尔地区边外的，是东、西布鲁特（柯尔克孜族），其外有浩罕、布哈拉、阿富汗、乾竺特（即坎巨提、喀楚特、谦珠特、喀尔楚）诸国。沙俄在向亚洲大陆东侵外，还南下中亚，企图进而由波斯、阿富汗南叩印度，从陆上打开出印度洋的通路。它在吞并哈萨克斯坦的同时，逐步控制了格鲁吉亚王国，1801年正式兼并了这个王国。19世纪上半期，通过两次对波斯的战争（1804—1813年，1826—1829年），沙俄夺得了南高加索。接着，沙俄向浩罕、布哈拉、希瓦等汗国和土库曼诸部落侵略扩张。直到浩罕汗国被正式吞并（1876年）以前，在喀什噶尔地区与俄国根本不存在边界问题。

二、《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

和《中俄塔尔巴哈台赔偿条约》

（一）鸦片战争后沙俄加紧武装蚕食中国西北边疆

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加紧向中国东北和西北边疆同时发动进攻，疯狂地展开了以掠夺领土为中心的侵略扩张活动。

与此同时，沙俄也加紧向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筑堡移民”，进行武装蚕食。19世纪40年代初，在西西伯利亚的俄军沿着额尔齐斯河、楚克里克河、爱古斯河迅速向南推进。1846年，俄军越过勒布什河，向中国领土纵深推进，强占了中国库克乌苏河上游一带。1847年，俄军在今塔尔迪——库尔干向东偏北附近非法建立科帕尔堡垒，并以此作据点，向周围扩张，最终占领了所谓谢米列契斯克地区，即七河地区。1848年，沙俄在科帕尔非法设置“吉尔吉斯大玉兹警察官”，对当地中国哈萨克大玉兹部（亦称大帐、北哈萨克、右部、中部）进行武力征服。1849年，清朝官员依例巡查哈萨克边界，前往哈喇塔拉、勒布什收租，在库库鄂罗木河被俄军所阻。^①清政府就俄军入侵向沙俄抗议交涉。沙俄一方面在外交上狡词巧饰，以争取时间；

①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理藩院给俄罗斯咨文》，明清档案馆清军机处录副奏折，外交类，卷566，第1、4号。

一方面在军事上调兵遣将，屯粮备战。^①1850年4月，俄军越过伊犁河，向南侵入到所谓外伊犁地区（当时沙俄扩张主义分子对伊犁河以南、天山以北，包括伊塞克湖一带中国领土称为“外伊犁边区”）。一支由五十名步兵、一个哥萨克连组成的沙俄远征军，从科帕尔堡垒出动，侵入我国伊犁河南的托乌楚别克。侵略军到达伊犁河支流卡斯克连河附近，被四千多名自动聚集而来的当地哈萨克牧民紧紧跟踪，在古尔班阿里玛图（前苏联阿拉木图）附近，被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牧民所包围。侵略军被迫向伊犁河撤退，一路上又遭阻击，狼狈逃回科帕尔。为此，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被撤职。次年，沙俄再次派遣由一营步兵、两营炮兵和五百名哥萨克组成的远征军，大举入侵伊犁河南，攻占了托乌楚别克，在哈萨克族居住区大肆骚扰。

此外，沙俄于1852年在中国阿拉湖北面的塔城旧址雅尔附近，建立了乌尔扎尔据点，推进了对我国塔城地区的武装蚕食。

沙皇政府决定在伊犁河南岸修筑堡垒。沙俄驻科帕尔的“吉尔吉斯大玉兹警察官”奉命带领一支侵略军前往窥探。1853年，他向沙皇政府提出了在伊犁河支流阿拉木图河岸的古尔班阿里玛图建堡的建议。1854年，经沙皇尼古拉一世批准，^②他率领一支由一个步兵营和三百名哥萨克组成的侵略军，侵占了古尔班阿里玛图，在当地建造堡垒。1855年建成，改名纳尔内。这样，沙俄就截断了自伊犁通向中亚汗国的通道。同年，沙俄又在中国勒布什河上游建立了列普辛斯克据点。

至此，沙俄在我国境内形成了一条新的堡垒线，即“新西西

① 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中译本第163、19页。

② 别克马哈诺夫：《哈萨克斯坦归并于俄国》，1957年莫斯科版，第135页；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7章。